

周易下經卷第四

程頤傳

咸亨利貞取女吉。咸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

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

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

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爲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

咸與恒皆一卦合爲夫婦之義咸感也。以說爲主恒常也以正

爲本而說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說焉巽而動剛柔皆應

說也咸之爲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

者故二少爲咸也艮躰篤實止爲誠慤之義男志篤實以下

交女心說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女說而應也

咸亨利貞取女吉。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

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

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感有亨

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也。不以正則入於惡矣。如夫

婦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剛下二氣感應相與止而說

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

則得正而吉也。取女。七具反。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

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咸之義感也在卦則柔文上而剛文下柔上變剛而剛下

變柔而成艮陰陽相交爲男女交感之義又兌女在上艮男居

下亦柔上剛下也陰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止而

說止於說爲堅慤之意艮止於下篤誠相下也兌說於上和說

相應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通而得

正取女如是則吉也卦才如此大率感道利於正也。說音說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

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

理聖人之用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

之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聖人感之也觀天地

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

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感通之理知道者然而觀之可也。象曰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

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人

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

不應以量而容之。擇合一作交。而初六咸其拇。初六在下卦

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初六咸其拇。初六在下卦

感以微處初其感未深豈能動於人故如人抽之動未足以進也抽足大指人之相感有淺深輕重之異識其時勢則所處不

失其宜矣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初志之動感於四也故曰

拇之動未足以進也六二咸其腓凶居吉二以陰在下與五為應故設

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自

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

退之道而吉也二中正之人以其在咸而應五故為象曰雖

凶居吉順不害也二居咸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以

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之九二咸其股

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

執其隨往吝九三以陽居剛有剛陽之才而為主於內居下

六陽好上而說陰上居感說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者在身之

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為象言九三不能自

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於物也剛象曰咸其股

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云亦者蓋象辭一作體本

謂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文一有象字辭也上

云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前

一作下二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雖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也不

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自主一節立一作處志反在於

隨人是所操執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感

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

取其隨九四无所取直言感之道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四在

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

亡感不以正則有所悔也又四說體居陰而應初故戒於貞感之

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

心如寒暑雨暘无所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无我

之謂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

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所感而動所不及者

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偶

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

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子因咸極論感通之道

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依矣天下之理一也途雖殊而其

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一也

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

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

曰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

往則寒來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信明感通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一有所字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无信信而後有屈觀尺蠖則知感應之理也龍蛇蟄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迅也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所為合理則事正而身安聖人一修警能事於此矣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結之云窮極化德之盛也既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結之云窮極至誠之妙知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加於此矣潭昌谷反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貞則

悔亡未為私感所害也係私應則害於感矣憧憧往來以私心相感感之道狹矣故云未光大也九五感其

悔无悔九居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而應二比上若係二而

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胸武坏反象曰

咸其脢志末也戒使背其心而咸悔者為其存心上六

咸其輔頰舌上陰柔而說辭為說之主又居感之極是其欲

頰舌亦猶今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於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

頰頰兼叶反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唯至誠為能感人

能感於人乎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

可字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咸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

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為深切論尊卑之叙則長當謹

正故允長為咸而震巽為恒也男在女上男動于外女順于內

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皆恒之義也恒亨无咎利貞利

有攸往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无咎也

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无咎也

恒於善可恒之道也。小人恒於惡失可恒之道也。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恒謂可常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能知變也。故利於有往唯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彖曰恒久也。則不能常矣。又常久之道何往不利。音常。

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之義也。

卦才有此四者成恒之義也。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初一作四下居於初剛交上而柔交下也。二交易處則成震巽震上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恒道也。雷風相與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巽而動下巽順上震動為以巽而動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順動而已巽而動常久之道也。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剛柔皆應

一有恒字。一卦剛柔之交皆相應剛柔相應恒身无咎利貞

理之常也。此四者恒之道也。卦所以為恒也。恒身无咎利貞

久於其道也。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

之正道也不恒其道與恒於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天

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地

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恒於可恒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天下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

恒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亦有能不變者也

故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日月

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常也。日月

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

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

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一有二字。氣耳。唯其順天之道往來盈

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

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以不已。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

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

之久成聖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

可見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

中常久之道不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初居下而四為正

變易其方所也。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應柔暗之人能守

常而不能度勢四震卦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為二

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

變也。浚深之也。浚恒謂求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

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責望

故素而至悔也。一休否者皆浚恒者也。志既上求之深是不能

恒安其處者也。柔微而不恒安其處亦致凶之道。凡卦之初終

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居恒一作常之始而求望於上之深是知常而不知九二悔

亡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外非

應中其外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於中也。能恒久於中而

於中則不失正矣。中正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剛

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言易矣。象曰九二悔亡能

悔矣。人能識重輕之勢則可以言易矣。象曰九二悔亡能

久中也。能恒久於中豈止亡其悔德之善也。九三不恒

其德或承之羞貞吝。也。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也。

從雷於恒處而不夙不恒之人也。其德不常則羞辱或承之矣。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既不能恒處非其據豈能恒哉。

是不恒之人无九四田无禽。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處非其所

所容處其身也。九四田无禽。雖常何益人之所為得其道則

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為喻言九之居象曰

四雖使恒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象曰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以田為喻故云安得禽也。六五恒

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所應於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

其德則為貞也。一則字在其字上。夫以順從為人為恒者婦人之道

在婦人則為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為恒則失其剛陽

之正乃凶也。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

凶况一作豈人君之道乎在它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為失也

在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為恒也。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

制義從婦凶也。如五之從二在婦人則為正而吉婦人以從

制者也從婦人上六振恒凶。六居恒之極在震之終恒極則



乃能有功若躁動不常豈能在所成乎居上而不恒其凶甚矣象又言其不能有所成立故曰大无功也。居上之道



巽上

恒也退也避也去之謂也為卦天下有山天在上之物陽
性上進山高起之物形雖高起體乃止物有上陵之象而止不
進天乃上進而去之去之謂也為卦天下有山天在上之物陽
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之

避而去之 遯亨小利貞 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
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為亨故

遯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
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陰柔方
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得遂致力之象曰遯亨遯而亨
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

象曰遯亨遯而亨 也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遯退乃其道之亨也君子
遯藏所以伸
之理也此言遯之道自剛當位而應以下則論時與卦才尚
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
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无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未必於

遯一 象曰與時行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為故曰與時行也 小利貞者蓋陰長必以浸漸未能
當陰長之時不可大貞而尚小利貞者蓋陰長必以浸漸未能
當盛君子尚小貞其道所謂小利貞扶持使未遂亡也遯者

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
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
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
之進圖其變安有得為之孔子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
晉是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遯時之道
也故聖人贊其時義大矣哉或以或速其義皆大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 以遠小人以遠小人以遠小人
有山山下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以遠小人以遠小人
子觀其象以遠小人以遠小人以遠小人以遠小人以遠小人
致其怨忿唯在乎於莊威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也
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也
以下為初遯若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為尾尾在後之物
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
往也往則危矣微若易於晦藏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 也
往既可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也往既可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也往既可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也
者多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也
矣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也
矣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也
矣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也

象曰執用黄牛 也
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親合於二其交自固黃中色牛順
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在遯
之時故極言之

象曰執用黄牛 也
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親合於二其交自固黃中色牛順
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在遯
之時故極言之

固志也

上下以中順之道相固結其心志

九三係遯有疾

厲畜臣妾吉

陽志說陰三與二切比係乎二者也遯貴速而遠有所係累則安能速且遠也害於遯矣故為

有疾也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係戀之私恩乃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

妾則得其心為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三與二非正應以睨此相親非待君子之道若以正則雖係不得為有疾

留先主之不忍棄士民象曰係遯之厲有疾備也畜臣

妾吉不可大事也

遯而有係累必以困憊致危其有疾乃備也蓋力亦不足矣以此臆愛之心畜養臣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四與初為正應是以當大事乎

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睨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

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不否不善也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於正也象

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雖有好而能遯不失於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於不善

九五嘉遯貞吉

九五中正嘉美者也

故為貞正而吉九五非無係應然與二皆以中正自如是其心志及乎動止莫非中正而無私係之失所以為嘉也在彖則既言遯時故云與時行小利貞尚濟遯之意於文至五遯將極矣故唯以中正嘉遯言之遯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乃遯也亦在正中而已

正物所以為吉人之遯也止也唯在正其志而已矣上九

肥遯无不利

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无所係

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為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象曰肥遯

无不利无所疑也

其遯之遠无所礙也蓋在外則已

三

必壯也

大壯也

大壯也

大壯也

大壯也

大壯也

剛以動故壯所以名大壯者謂大者壯也陰為小陽為大陽

之情可見矣大者既壯則利於貞正正而大者道也極正大

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

象曰雷在天上象曰雷在天上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

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害身進之勢是有悔也若在其卦重剛而居柔未必不為善也
大過是也藩所以限隔也藩離決開不復羸因其壯也高大之
車輪較強壯其行之利可知故云壯于大輿之較較輪之要處
也車之敗常在折較較壯則車強矣云壯于輟謂壯於進也輟
與輟同並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剛陽之長必至於極
方六反

止也以正盛之陽用壯而進故莫有當之藩
決開而不羸困其力也尚往其進不已也
六五喪羊于易

无悔
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
居上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唯和易以待之則羣陽无

所用其剛是喪其壯于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五以位言則
正以德言則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羣陽雖壯无所用也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

剛中正得
作居尊位則下无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設喪

也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有強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
也必人君之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壯故治壯之道不可以

剛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羊

但取其用
无用
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

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離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

可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已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
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縮是不能遂也其所為

如此无所往而利也陰柔處壯不能固其守若遇艱困必失其
壯失其壯則反得
有柔字
柔弱之分矣是艱則得吉也用壯

則不利知艱而處柔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

也居壯之終有變之義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

則吉必不長也
慎也艱則吉柔遇艱難又居壯終自當變矣

變則得其分過
答不長乃吉也

坤下
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物

為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升而益明故為晉晉進
而光明盛大之意也凡物漸盛為進故彖云晉進也卦

有有德者有無德者隨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自也云
利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漸是也隨卦可見

晉之盛而无德者无明用者成也晉之明盛
故更不言亨順乎大明无成也

庶書日二接
晉為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射順附諸侯承

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錫之馬衆多
也車馬重賜也蕃庶衆多也不唯錫與之厚又見親禮書日之

中至於三接言龍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
在上而言則進於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
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書曰三接也

而盛故為晉所以不謂之進者進為前進不能包明盛之義明
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於離以順麗於大明明德之臣上附

於大明之君也柔進於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
進而上行離盛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為能待

下龍遇親密之義是以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書曰三接也大明
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國之侯

也故謂之康侯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書曰之間三接見於天
子也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

下而順附於大明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之君諸侯之象也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昭明之也傳曰昭德塞違昭其度也君子觀明出地上而益明
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已也明明德於

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
咎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

遷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
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

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
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裕无咎未受命也无進无抑唯獨行正道也寬裕則无咎者
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

居位者發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
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六二晉

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以元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為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况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以悔亡蓋元其不中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上行上順麗於大明也上從九四晉如鼫鼠貞

厲以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位而居之貪據其位者也貪處高位既非所安而又與上同德順麗於上三陰皆在已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忌之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云晉如鼫鼠貪於非據而存畏忌之心貞固守此其危可知言貞厲者開有改之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賢者以正德宜在道也

位則為非據貪而懼失則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畏人固處其地危可知也

无不利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

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也六五大明之主不德其不能明照惠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夫私意偏任不察則有蔽盡天下之公豈當一作得復用有私察也象

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以大明之德得下之附推誠委任則可以成天下之大功

是往而有上九晉其角維伐邑厲吉亢咎貞吝福慶也

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為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於

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內也言伐邑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則守道愈固進極則

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復云貞吝以盡其義極於

剛進雖自洽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吝之道為可吝也不失中正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維用伐邑既得吉而無咎復云貞吝

者其道未光大也以正理言之猶可吝也夫道既光大則无不中正安有過也今以過剛自治雖有功失然其道未光大故亦

可吝聖人言盡善之道

明夷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一作而

也明夷所以次晉也為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

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

明夷利艱貞君子

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為明一有為字君子也 彖曰明

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明入於地其明滅也故為明夷內卦離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為人內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

故曰文王以之當紂之昏暗乃明夷之時而文王內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內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

作害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

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夷之時利於處艱危而不失其貞正謂

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

然箕子能一无能字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

故曰箕子以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

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易於察太察則盡事而无

含理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莅眾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

然後能容物和眾眾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明也若自任其明无

所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无寬厚含容一作之德人情發疑而

不安失茲眾之道適所以為不明也古之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

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初九明體而居

之始也九陽明上外者也故取飛象皆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

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翼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

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雖始有見傷

之端未顯也君子則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于行謂去其祿

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

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眾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

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執不疑信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

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信而疑其行也若俟眾人盡識則

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為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

或曰傷至於垂翼傷已明矣何得眾人猶未識也曰初傷之始也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雖君子自處之善然當陰闇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為其所傷
但君子自處有道故不能深相傷害然能違避之爾足者所以
行也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使用者手足
之用以右為便唯蹶張用左蓋右立為本也夷于左股謂傷害
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一作其壯健之馬
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子為陰闇所傷其自處有道拯用
其自拯有道故獲免之疾用拯之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
壯則吉也二以明居陰闇之下所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
可以有為也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六二之得吉者以其
於斯時也謂中正之道能順而得中正所謂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
以處明傷之時而能保其吉也

首不可疾貞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夷剛而進上六坤之
而夷窮極之地正相敵應將以明去暗者也斯義也其湯武之
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狩攻而去害之事也南狩謂前進而除
害也當克獲其大首大首謂暗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應
為至明克至暗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汚俗未能遽
革必有其漸革之遷則駭懼而不安故酒誥云惟殷之迪諸臣
惟工乃偈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至於既久尚曰餘風未殄
是漸漬之俗不可以遽革也故曰不可疾貞正之不可急也象
上六雖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之極故為暗之主謂之大首象

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夫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去
利天下乎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
得其志矣志苟不然乃恃亂之事也

之心于出門庭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
五明夷之君位傷明之主也四以柔順從之以因其交夫小
人之事君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
右當用故為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為隱僻之所也四由是
以右為用也謂僻所為僻左是左者隱僻之所也四由是
字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其交深也其交
之深故得其心凡姦邪之見信於其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
心能无悟乎于出一作既奪其心
而後行之於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盡其心而後能行於外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入于左腹謂以邪僻之道入於
終不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五為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
而明夷之極陰暗傷明之極者也五切近之聖人因以五為切
近至暗之人以見處之義故不專以君位一作利貞
謂傷明之極故以為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
見傷害又矣故當如箕子之自助戒則可以一作利貞

見傷害又矣故當如箕子之自助戒則可以一作利貞

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
彼禍可必也故佯狂為奴以免於害雖晦藏其明而內守其正
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貞矣
以五陰柔故為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若以君道
言義亦如是人君有當言晦之時亦外晦其明而內正其志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

也 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
遍禍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楊雄
者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上居卦之終為明夷
也 作夷明之主又為

明夷之極上至高之地明在至高本當速照明既夷傷故不明
而反昏晦也本居於高明當及遠初登于天也乃夷傷其明而
皆暗後入于地也上明夷之終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
又坤陰之終明傷之極者也

入于地失則也 初登于天居高而明則當照及四方也乃被傷而
昏暗是後入于地失明之道也失則失其道也

三三 巽上。家人 巽卦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
以家人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收明

夷也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
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內離為風自火出火熾則風
生自火自內而出也自內而出由家而 豕白家人女正位
二與五正男女之位於內外為家人之道明於內而巽於外也

家之道也夫人有言身者則能施於家行於家者則能施於國
至於天下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也故
取自內而出之象為家人之意也所謂齊子巽言万物潔齊於巽方非
巽有齊義也如戰乎 家人利女貞 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
婦而家道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豕白家人女正位

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豕以卦才而
外也陰居一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
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

母之謂也 家人 無父字 之道必如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
度威有嚴君而後家 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而
道正家者同之則也

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
道正矣 豕白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

象白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 下故家正則
天下定矣

有怕 子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
子觀風自火出之象也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

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相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初九

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內也言慎行脩則身正而家治矣

閑有家悔亡初家道之法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

治乎眾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故必至於有悔失長

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

於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不能閑其家

者也不云无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閑之於始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

是以悔亡志變而後始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人之

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

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唯剛立之人則能

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初三是也六

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始於家者也故无攸遂无所為而

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弱情愛而不能自守者况柔弱之人

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若為婦人之道則其正也以柔

順處中正婦人之道也故在中饋則得其正而吉也婦人居中

而主饋者故云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二以陰柔居

中饋饋巨愧反

而用巽者故為

婦人之自吉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人嘻嘻終

吝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嗃嗃相類又若

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剛則傷於嚴

初九

初九

初九

初九

初九

初九

初九

初九

初九

初九

初九

初九

初九

初九

初九

初九

初九

初九

初九

初九

初九

初九

初九

初九

剛而處陽居尊而中正又其應順正於內治家之至正至善者
也上假有家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
者之道修身以齊家家正則天下治矣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
己正家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勿恤而
吉也五恭已於外二正家於內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
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
修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為假有家之道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眾
人自化為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况欲使

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治家之道以正身為本故云反身之謂也

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
而吉者能自反於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

睽小事吉
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吉道也以卦才

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一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象先釋睽

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卦

男女睽而其志通也為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

大矣哉同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見

以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也以天地男女万物明之天高地下

其射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

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

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象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

睽散萬殊而聖人為能同之也睽之象曰上火下澤睽君

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

子以同而異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不知所當異也夫

聖賢之知世在人理之常莫不火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

獨異蓋於秉彜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則常

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

初九悔亡喪馬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垂之時

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与自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交同

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在睽故台也上下相

与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諸文皆有應夫台則有睽本異則何睽

唯初与四雖非應而同德相与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

者也睽獨无与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与之台則能行矣

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与已乖異者也見者与相通也當睽

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眾若棄絕之不幾盡天

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合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

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

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

象去聲

曰見惡人以辟咎也睽離之時人情乖違求和合之且病

絕之則將眾仇於君子而禍咎至矣故必見之所

以免辟咎也无咎則有可合之道

九二遇主音避

變通矣故二五虽正應當委曲以相求也二以剛中之德居下

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

交非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觀其得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

合而後无咎若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會逢

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与之合也所謂委

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台而已非在已屈道也

象曰遇主

于巷未失道也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以誠期

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

必謂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

初有終陰柔於平時且不足以自立况當睽離之際乎三居

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於前二牽於後車牛所以行之

具也與曳牽於後也牛掣阻於前也在後者牽曳之而已當前

者進者之所力犯也故重傷於上為四所傷也其人天且剗天

髮首也剗截鼻也三從正應而四隔止之三垂陰柔如剛而志

行故力進以犯之是以傷也天而又剗言重傷也三不合於二

與四睽之時自无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也其於正應則睽

極有終合之理始為二陽所克是无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

也學從制從手執止之義也曳以制反掣昌逝反剗魚器反象

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以六居三非正

又在二陽之間所以有如是艱危由位不當也无初

有終者終必與上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

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

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

孚厲无咎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陰之間是睽

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陽稱元善也初九當睽

之初遂能與同德而亡睽之悔也睽之至善者也故目之為元

夫猶云善士也四則過中為睽已甚不若初之善也四與初皆

以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无應援自然同

德相親

上下二陽以至誠也以須至誠相與交孚各有孚誠也

如一元如字危履而无咎也當睽離之時孤居二陰之間處

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也如字象

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

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辭但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云可以行

其志教時之睽也蓋以君子陽剛之才而至誠相輔何所不能

濟也唯有君子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六以陰柔當

則能行其志矣

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剛陽之賢與之為應以輔翼

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噬其肌膚而

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能合也五垂陰柔之才二

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有也字復何過

之有以周成之勿推而因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

之勢蓋由任聖賢之輔而姬公孔明所及入之者深也時制

反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文辭但言厥宗噬膚則可以

人君雖已才不足若能信任賢輔使其道

深入於已則可以有為是往而有福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

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

兩則吉正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在離之

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

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而離其才

所不疑其見二如豕之汚穢而又皆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

既惡其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廟一車也鬼本无形而見

載之其人必其見二如豕之汚穢而又皆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

動而人必其見二如豕之汚穢而又皆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

則又必其見二如豕之汚穢而又皆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

欲射之也正理故上於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

後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又言象亡

之吉羣疑亡也

始睽而能終和也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

也言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冠鐘乃婚媾也此匪